

# 人间温暖

□南京 徐廷华

生活中常会见到许多细微的事情,触发我的脑洞大开。

前不久,我坐S路公交车去河西。车经梦都大街站停靠后继续前行。坐在我对面的一对老年夫妇慢腾腾站起来东张西望,男的腿脚不灵,手扶椅把,对着老太婆说,我们坐过了,刚刚就应当下。老太婆说,年纪大了,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老头又说,下回要早点做准备,免得到站手忙脚乱的……

正当老两口你一句我一句相互埋怨着,刚开出不久的公交车突然停下,车门“啪”的打开了。老太婆会意地朝驾驶员连声说谢谢,扶着老头子抖抖呵呵地蹒跚下车。

车门瞬间又关上,发动机重又启动。车离远了,隔窗还望见老夫妇在寒风中伫立原地,挥动着手。那意思不说谁也明白。此时车厢里那几个乘客不约而同地说,这个驾驶员真会体贴人。驾驶员全然没当回事,眼睛仍紧盯着前方,一排排光秃秃没有叶子的法桐从车窗前闪过。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年前,小区的快递取件点特别忙,货架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

件,像小山一样高。每日暮色苍茫,下班后来取件的人排起了长队。那天我也挤在长队中,看到店老板热情地接待着每位客户。他时而蹲下身子时而弯腰时而仰望,穿梭在一排排货架上寻找货主的物件,仔细地核对号码,一旦对上号,二维码一扫,交给客户。轮到下一个是位小伙子,店老板一件一件从货架上取下,有四五件,其中有三件是大箱子包裹的,估计有好几天没来拿了,积压下来。

小伙子望着一大堆快件,有点犯难。老板似乎看出小伙子的心思,忙对排队的客户说,对不起,耽误大家一两分钟。说完快步跑进另一个房间,从里面推出一个简易手推平板车给小伙子,说:“拿去用一下,要记得还来。”

小伙子双手抱拳,哦哦地答应着,脸上荡漾着笑容。

节日的菜市场,总是人山人海,熙熙攘攘。那天天下着小雨,菜市场里湿漉漉的,保洁工不停地拖着地。我和妻子也在菜场买菜,其实我只是出体力的“伙计”,帮妻子拎包,她买一样,我拎一样。妻子

在蔬菜摊位上看中了水灵灵颜值特好的红萝卜,想买几个回去煨排骨汤。一位上点年纪的大妈已买完几样菜蔬,拿起折叠伞离开了。眼尖的摊主,忽然像发现新大陆,边招着手,边扯着嗓门,对刚走不远的已撑开伞的大妈直喊:“老大妈,快回来,你的手机忘拿了。”

菜市场里人声嘈杂,大妈没听见。我见一个人拍拍老大妈,手指摊主对大妈说:“有人喊你。”大妈回过转头听到了摊主的喊声,这才回过神来,摸摸自己的口袋。在摊位前,老大妈左一个谢右一个谢。原来她刚刚买菜时,用手机付完款,只记挂拎几样菜和拿雨伞,却把搁在蔬菜一旁的手机给忘了,她微笑着对摊主说,好人啊,你看我这记性。

摊主却宕开话题,反倒竖着大拇指夸奖说:“大妈你时尚尚哦,用手机付钱,比不少和你一样岁数的老人强多了。”摊位前一片笑声。

人与人的触摸总会直抵灵魂,就像物理的电与磁的效应一样,虽不相干,但是有萦绕、感应;虽不惊天动地,却似火星一闪,品味出许多人间的温暖。

## 满天星

□苏州 葛金法

小达在朋友圈发了个动态:来时一团火,散时满天星。

动态下还配了两张图,一张是我们刚刚一起吃饭时的合照;另一张则是我们的毕业“剧照”。

转眼匆匆十多年,“剧照”上我穿着一件深蓝的旧长衫,小达穿着西装站在我身旁。不协调的青涩眸子微笑着,早已成了回忆。岁月一点点地填充,成了现在的“心宽体胖”。

记忆中的那天,我们两人从学校出发。坐公交、转轮渡,来到江心洲一农户家里,拍摄我们大学毕业短视频。我还模糊记得,短视频讲述的是一位在外打拼多年的男人多年后回到老家,发现早已忘记了打开家门的那把钥匙,那个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的父亲早已离开人世,男人想起儿时和父亲的记忆,不禁悲从中来。想着想着,男子终于记起了那把开门的钥匙,是大门的钥匙,也是心门的钥匙。

短视频中两个角色。因为小达需要拍摄,所以两个角色只能都由我来演。没有化妆,我们就用院子里的湿泥土涂抹在脸上;没有衣服,我们就向农户借来了一件干农活穿的蓝色长衫。穿上后,小达觉得我的脸还是略显稚嫩,正巧看到厨房门口的菜篮里放着一顶椭圆形旧凉帽,便给我戴上了。人靠衣装,脸靠帽遮,还别说,只要不拍脸,有点父亲的样子了。

从早到晚,拍完我们赶上当天最后一班轮渡。而那张剧照就是

我们在拍摄间隙,小达随意拍的一张。回到学校后,两人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菜馆点了一盆酸菜鱼,吃得可香了。我突然想起来,不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吃饭的那家嘛。

公司安排我来南京培训,我在朋友圈里问谁在南京,一起吃个饭。很快小达留言说,他说过两天也要来南京。不巧的是,刚好是我培训完的那天。小达没有犹豫,直接提前一天过来了。白天我要参加培训,小达就将饭局安排下来。

来到约定的地方,我还和小达开玩笑,都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了,也不带我见识一下大餐厅。其实,我明白,再好的餐厅,也比不上大学时我们经常一起吃的这家店。尽管换了招牌,尽管换了老板,但仿佛记忆就在眼前,味道依旧。

在这里,宿舍的那群好兄弟给我过了最难忘的二十岁生日;在这里,小达带着交往的女朋友请大家一起吃饭;在这里,我们一起数过酸菜鱼里的鱼片,一起因为木须肉里的几块肉而争抢着,还一起喝着高浓度的小瓶装二锅头,深夜在卫生间吐……那些美好,十多年后,再次在饭桌上聊起时,我们都笑了。小达问我要不要再来瓶二锅头,我连连摆手。那些,就让它成为大学最美好的回忆吧。

回到酒店,我站在窗口,看着繁华南京河西的夜景。当年,我们怀揣着梦想的火来到这里。四年后,带着不舍离开,不知不觉都已成了散落在各地的星星。

## 春天的鸟鸣

□广东深圳 涂启智

尚未起床,鸟儿的叫声已经汹涌澎湃,从四面包抄过来。

凡有鸟鸣清幽处,无不树木葱茏、枝繁叶茂。喜欢聆听鸟鸣,不仅要爱护鸟儿,也当爱护花草树木,乃至“筑巢引凤”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晋朝诗人陶渊明,就曾为鸟种树。归隐南山后,陶渊明从自己建构栖身房子出发,推己及鸟,想到鸟儿也应有安居之所。于是,他在房前屋后栽种许多树,让鸟儿成为自己的“芳邻”。他还为此赋诗一首: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。群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”或因蒙受鸟鸣的恩泽,陶渊明方能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。

在不同环境中,鸟鸣有不同意境。《菜根谭》有句话很有禅意:“万籁寂寥中,忽闻一鸟弄声,便

唤起许多幽趣……”百鸟朝凤,固然热闹,或许也不免有些聒噪。当大自然归于沉寂,平地一声鸟鸣,好比遮天蔽日苍天古树之下稀疏的白月光,让大树周遭的花草如饮甘露。

鸟儿青睐绿植。阳台绿意盎然,坐在家中亦能亲近鸟鸣。老婆在阳台摆满花盆,种上花草草。其中一株蓬勃向上,竟然攀援到屋顶,于高处拉风妖娆。

夜幕降临,月亮登临对面的山顶。月色如水倾泻下来。突然间,一阵清脆悦耳的鸟鸣在阳台响起。我在客厅坐着,与阳台相距不过三米远。抬眼看去,一只鸟儿,比麻雀大,比斑鸠小。我叫不出它的名字。它双足立于绿植,乌黑的眼珠滴溜溜转动。它一边梳理羽毛,一

边欢快地唱歌。就在刚才,我正为生活琐事懊恼,还有些许焦躁。此刻,鸟鸣清幽,如同无边的月色,一下子将我笼罩,心中的雾霭顷刻消散无影踪。

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千年以前,一个春天的夜晚,唐朝诗人、画家王维,以他惯用的诗中有画手法,辅以白描修辞,为我们呈现出花好月圆、岁月静好的尘世美景——连一轮皎洁的月亮无声无息移动与普照山林,都能惊醒鸟儿的清梦,可见春天的夜晚多么静谧祥和。这不是现实的写照,便是理想的寄托。

鸟鸣是大自然的美声,犹如月色朗照。万丈清辉之下,尘埃纷纷落地,天地一片澄明清澈。

## 菜薹鲜

□常州 戚思翠

下雨,去菜市场买菜。蓦然,一捆菜薹撞入眼帘。那捆菜薹,棵棵鲜嫩,碧绿滴翠,楚楚动人。

立春不久,此时的菜薹,宛若处子,韶华正茂。或许被雨淋,水灵灵的绿,分外娇嫩。

我来这陌生城市,在食俗上大有改观。老家喂猪的瓜藤、菜薹、薯叶、藤蔓等,成了餐桌上的绿色美味,吃得香得很呢。起初,怎么也解不开那个“结”,仿佛吃了那些藤叶,自己就会变成猪似的。说白了,还是愚昧无知。

后来,我入乡随俗,煞费苦心,讲究科学饮食,慢慢适应城市的“怪异”美味。去年夏天,我开发了“美味南瓜藤”后,很长一段时间,全家人南瓜藤吃得亦乐乎。直至今日,他爷俩都不知那个叫“绿雅丝”的高档蔬菜,实质就是南瓜藤。今春,我准备开发一下“美味菜薹”。

在QQ上寻到几位本地网友,请教了关于菜薹的美味佳肴。菜薹的吃法有:素炒、荤爆、凉拌。先来一道腊肉爆菜薹——将菜薹洗净去筋,掐成寸段。腊肉切片氽一下。炒

锅加油烧热,下干辣椒段、姜葱、腊肉,煸香出油,再加入菜薹翻炒两分钟,用糖、盐调味,炒熟后勾芡出锅。起锅时再滴几滴香醋提香。菜薹绿得惹眼,腊肉红得敦厚,连汤汁都鲜美无比,妙不可言。

素炒、凉拌菜薹同样颇受青睐,鲜嫩脆爽,百吃不厌。想想刚刚过去的冬,那些荤腥为主的日子,吃得人口腔上火,脾胃受伤,大腹便便,直呼减肥。而清淡可口的菜薹、野菜之类,一种接一种地粉墨登场何尝不是大自然对我们的一种恩赐呢?

清代诗人袁枚写道:“薹菜三月抽花柄,即薹菜心。炒之最柔嫩,剥去皮,入蘑菇笋做汤,鲜美无比,若炒食加虾肉亦佳。”袁大才子对膳食颇为讲究。菜薹本是清绝之物,若送一棵至鼻翼,吮吸到的便是整个春天的味道。而陆钟辉写《菜薹》:“菜甲乍生薹,肥嫩胜笋蕨。”菜薹的鲜美,无须佐证,仅以油盐,便是人间极品。

眼下,正值早春,春阳沐浴,细雨滋润,菜薹棵棵肥嫩,鲜绿滴翠,是吃菜薹的最佳时节。

## 茶事

□山西高平 刘波澜

说到喝茶,嗜茶如命的汪曾祺老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每天起来第一件事,便是坐水、沏茶。但是毫不讲究。对茶叶不挑剔。青茶、绿茶、花茶、红茶、沱茶、乌龙茶,但有便喝。”

我也喜欢喝茶,几乎每天杯不离手,茶不离口。不过,对于喝茶,我与汪老先生一样,同样不讲究。

喝茶,似乎应该是件很风雅的事。譬如,《红楼梦》里,栊翠庵的主人妙玉,用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水来泡茶,用绿玉斗来斟茶。书中虽没写明泡的究竟是何种茶叶,但细想,这么难得的水,茶具又是如此精美贵重,所泡之茶,必不会是凡品。

我所居住的北方小城,是绝不可能有梅树的,梅花上的雪自然无从获得。至于那绿玉斗,妙玉说宝玉家里都未必找得出,我又哪里能觅得那等物事?看来,这风雅是学不来的。

幼时过年,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,家里的铸铁炉子上,早早晚晚蹲着一把白瓷茶壶,茶壶里泡着的,是茉莉花茶。每有亲戚朋友来家里小坐,母亲便一手拿白瓷杯子,一手握茶壶,杯低壶高,只见她手腕扭动,一股细长的棕红色液体便自上而下倒满杯子,瞬间,茶香,还有茉莉花的清香,便飘满屋子。

这是我对茶最早的记忆。乡间没有喝茶的风习,好多乡人甚至不知茶为何物。母亲也只是在过年期间才会冲泡茉莉花茶,持续半个月左右。一过完年,她便会把那套白瓷茶具小心翼翼收起来。

其实,乡人也是喝茶的,只不过,他们不喝绿茶、红茶,甚至连廉价的茉莉花茶也不喝。他们喝的是,二月里的茵陈,夏至节气的车前草,还有霜降时分的桑叶……这些生于田边路旁的寻常之物,有清热解毒、凉血利咽的功用。乡人朴实,这种事,他们不称之为喝茶,

而是简单直白地称之为“泡水喝”。

我的喝茶史,始于刚参加工作。喝过的茶,种类多杂。大概是受母亲影响,最先喝的是茉莉花茶,后来,喝碧螺春、信阳毛尖、六安瓜片之类的绿茶,也喝过一段时间发酵茶——安化黑茶,还喝过一种名叫黄花梨的红茶,甚至有段时间跟风喝过颜色和味道都跟中药有得一拼的咖啡。

有位哲人说过:“真实的生活终究是充满烟火气息的,遇到了茶,忙碌的生活有了一束光,流浪的脚步有了停顿,平淡的生活有了流光烟火。”这番话,一语道破如我之辈普通人喝茶的心境。

这样一边想着,一边就拿过一个极普通的玻璃杯,掀开桌上的茶叶罐,从里面捏出一撮茶叶放入杯中,端起刚开沸还烫手的水壶,将一股热水注入杯中,瞬间,茶叶在杯中载浮载沉,茶香慢慢弥漫开来……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1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